



叔侄情

## 我“一奶兄弟”的侄儿

□保晓冲

庚子年意想不到的事情太多了。6月18日早上,我大哥哥的孙女保剑来电:“家父因病于今晨走了。”闻后,我心如刀割、泪如泉涌……

保剑的父亲保克荣,是我大哥哥的次子,也就是我的二侄儿。他生于1951年农历二月,仅小我三个多月。说是“叔侄”关系,实为“一奶兄弟”,因为当年我母亲是高龄产妇,奶水不足,我和他是同吃我大嫂,也就是他母亲的奶一起长大的。此后,我俩同住一个家、同吃一锅饭,背着书包同上铁星桥小学,度过了美好难忘的金色童年。

1968年11月,作为当年的初中毕业生,我俩响应号召下乡插队。他分在如东县凌民公社,我分在南通县五总公社,之间相距十多公里。记得刚下乡不久,我就骑着向农友借来的自行车,在五总镇上买了猪头肉、大烤虾、乙种酒,直奔他插队务农的生产队。一到那里,他高兴得不得了,赶忙向他的房东农友介绍我是他的“小爸爸”、是插队五总的知青……

1978年12月,我向邻居陆荣借了一辆小货车去接“落实政策”返城的他。一到那里,只见生产队已备好“欢送午宴”,大队支书、生产队长、贫协代表和那“老房东”,频频向他敬酒表示祝贺。可以说,当时生产队里的农友,家家户户都拎着鸡蛋鸭蛋、黄豆赤豆和刚收割碾出来的新大米扔上车,与他说再见!还有不少老农友含着泪水与他握手话别。

返城后,他被分在南通附院工作,先做手术室的工勤员、保卫科的保卫员,后调门诊部主任任收费员。30岁时,他才娶妻,次年生女,培育出当年南通中学的一代“女学霸”。其女大学毕业后,因学业优异、德才兼备,被留校担任党委秘书,后调南通大学任教。

今年4月29日晨,他与我微信互祝早安后,又打手机告诉我:“过两天要住院挂水(放疗)20天……”我说好的,我马上过来到你家说说话。当时他一人在家,精神状态很好,根本看不出是一个患有重症的病号。也

许是因疫情影响,好长时间没有见面,我俩异常兴奋,共同回忆着童年趣事、插队经历、返城婚恋的故事,以及他在医院工作期间为许多亲朋、农友联系就医做的好事……

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天中午,我在局食堂用好午餐返回办公室不久,接到打字员小朱父亲的电话,说他儿子生病了,要请几天假。听此消息后,我即驱车赶到小朱家探望,发现小朱已处昏迷状态,就立马打电话告诉保克荣,并抱起小朱驱车去南通附院。车刚停在急诊室门口,就发现克荣已拿来担架等候着了,然后他助力直送抢救室。经诊断,小朱患有先天性肺叶粘连,因剧烈运动粘连肺叶撕裂,致积血占了肺部三分之二。保克荣的事先接应,为小朱赢得了抢救的时间。

22年前的一天夜里,二姐突然昏迷。我即与保克荣电话取得联系,叫他赶到医院接应,然后与二姐的大女婿抱起二姐驱车直奔南通附院。被诊断为“蛛网膜下出血”后,克荣马上联系到该院的著名专家张树生主任,连夜手术,终使我的二姐转危为安。

我与克荣每天晨间微信互问早安,而从6月11日开始,连续5天有问无答。疑惑中,我联系上他的女儿,回复是“我爸状况不太好……”在医院朋友的帮助下,当日下午,我走进克荣的病房,只见其妻守护在床边,而他则处于“迷睡”状态,连喊多声就是不醒。过了十多分钟,我又连喊“二侯!保克荣!”“二侯!保克荣!”可能是声音大了一点,也许是心有灵犀,他终于睁开了眼睛。我问:“二侯,你个认得我?”他答:“小爸爸。”从床单被下伸出左手……

因其存在病情恶化的趋势,我目睹了病区主任、责任医生季斌教授通知各科主治医生先后临床问诊、认真负责的感人场景……至下午5时许,我在病区护士长的催促下,无奈与仍在“迷睡”中的克荣告别,含泪离开。

不料才过两天,噩耗传来,我“一奶兄弟”的侄儿驾鹤西去了。我好心疼。但我坚信,人们不会忘了他数十年里的有求必应、不厌其烦、耐心细致。愿天堂没有疾病!



伉俪情

## 平凡日子开心过

□李波

一不小心踩了老伴的脚,老伴“哎哟”喊了一嗓子,听上去有点儿夸张,也就没当回事儿。

老伴不乐意了,边揉脚趾边埋怨:“不顾人死活,连句安慰的话也没有。”

看上去脚趾有点儿红,但没肿,老伴还是喊疼。

我说:“多大年纪了,还撒娇?”

老伴说:“你说我撒娇我就撒娇。来,老习惯,复习一下。”

老伴要是哪儿被撞了,我就会帮她揉揉,然后凑上去吹一口气,老伴就会欢喜地说一声:“好了,不痛了。”

可现在是脚趾啊。

老伴催促:“来不来?”

我只得捧起老伴的一只脚,象征性地揉了几下,然后将嘴巴凑上去准备吹气。此时,老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把我脑袋按到她的脚趾上,足足有5秒钟。

还问:“香不香?”

当天吃晚饭时,我一碗粥喝完,老伴也正好喝完,准备去厨房盛粥,我说:“帮我带一口。”

老伴问:“就一口?”

我点头。

返回餐厅,给我的碗是空的。我问:“我的粥呢?”

老伴指指嘴巴。

老伴勤俭节约惯了,洗澡水不许放掉,她要洗头遍衣服,洗衣后再用来冲厕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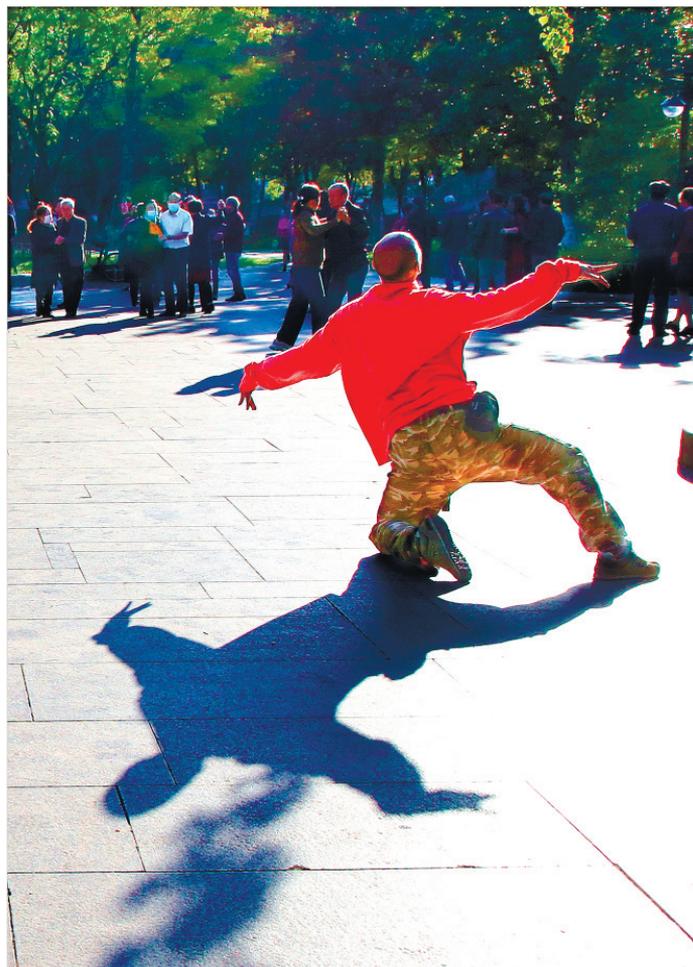
我这人记性不好,洗澡后习惯于塞子一拔,就把水放掉,没少挨老伴埋怨。

有回洗好澡,放掉一小半水,突然想起老伴的嘱咐,赶紧又将塞子塞上。向老伴“报喜”:“哈哈,这回我终于记住了,水没放,不信来看看!”

老伴一看就表扬道:“不错,这回小朋友该有奖励!”

我头一抬,“啪!”老伴在我额头上贴了一朵小红花。老伴是幼儿园老师。

平凡日子开心过,恩恩爱爱幸福多。



舞者 李斌



骨肉情

## 买台电脑给父亲

□鲍海英

父亲虽然已是花甲之年,他一辈子靠种田为生,但为了补贴家用,还在农村老家开了一家杂货店。因为代卖香烟,每次必须先要从网上预订才能进货。家里没有电脑,父亲每次都是打电话给镇上的一位朋友,请他在网上帮他代订。可时间久了,不仅父亲的朋友嫌麻烦,就连父亲自己也不好意思。

那天回老家,父亲从镇上回来后,自言自语地说:“每次都要请别人帮我在网上订烟,太麻烦了,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,如果自己也有台电脑……”父亲说得无意,可我听后耳热脸红。虽说我上班的工资不高,可父亲想买一台电脑的愿望,至今我都没有满足他,我的心里确实不安。

吃过中饭,还没有离开饭桌,我就提起给父亲买电脑的事。父亲一听就急了:“不买,不买,我只是说着玩哩,咱家可不宽裕啊……”其实,父亲的心思我最清楚,他想有一台电脑,是多年的愿望,只是他不舍心花那个钱。这里面的原因,还有就是我在城里贷款买了房,他知道我的经济压力大,为此他经常从自己不多的积蓄中接济我,我也成了一个“啃老族”。其实,父亲给我的钱,一年算起来,买一台电脑还是绰绰有余的。

由于父亲的反对,给他买电脑的事就搁置了下来。没过几天,哥哥来我家,我跟他说起买电脑的事。哥哥说:“爸的性格你还不了解,你如果想给他买,就直接买了给他送去,他准高兴。”哥哥

的话让我顿时明白过来。

在老公的精心策划下,我们决定共同上演一出“中奖”戏。那天回老家,老公当着父亲的面,夸我的文章写得好,前不久参加一次文学大赛,征文获奖了,给了一台电脑……

父亲听了,像是自己听错了似的,不停地问:“是真的吗?”

当老公再次告诉他是真的后,父亲兴奋得眉开眼笑。当天下午,老公就请网络公司的人员给父亲装上了电脑和网线。

得知我们为父亲装上了电脑,第二天晚上,哥哥再次来到我家,临走时悄悄地塞给我两千块钱,说是咱兄妹为父亲买电脑凑的份子,每人两千元。我知道哥哥在城里打工挣钱不容易,便百般推托,哥哥却来了脾气:“妹妹,拿着吧,你也下岗了,靠写作赚点稿费也不容易……”无奈,我收下了。

有了电脑上网,父亲可开心了,但当他明白每月还要缴纳网络费用后,有点后悔了:“早知道,这电脑就不装了……”我对父亲说:“现在网络公司有优惠,一个月没有多少钱,您就放心地用吧!”

月底,我去银行查看储蓄卡,一看账户,多了整整两千块钱。我回家问老公这钱是哪来的,老公也不知道;我打电话给哥,哥哥告诉我:“还没有来得及和你说,你中奖的事,后来爸妈全都知道了。那两千块钱,是爸妈的,他们让我打进你的账户,这买电脑的钱,哪能让你出啊。”

虽然我们给父亲买了一台电脑,但现在听了哥哥的话,我拿电话的手,久久没有放下。